**圆桌派第四季第10集 赌女：对自己狠的女人**

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马未都、蒋方舟、严歌苓**

窦文涛：欢迎这个严歌苓姐姐巡回到我们这儿来了，这个所以你看我就专门穿得花哨一点儿，那个严歌苓姐姐来了，咱们那个今天的第一个节目，这个马爷大表白是吗。

马未都：什么表白，我跟严歌苓认识时间很长，三十多年了，她第一次到我们编辑部的时候，因为她有点漂亮，就是对我们来说是太漂亮了，所以我们就有压力，尤其男孩儿年轻那时候，我那会也不算男孩儿，就男孩儿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跳舞的女孩儿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马未都：你看，她为什么呀，因为女子本身应该是柔软的，只有跳舞能展现她那份柔软，再加上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很硬的社会，就是这种很硬的社会，所以对我从小就有一种就是女孩儿跳舞是一不得了的事儿。

所以王朔去找沈旭佳（舞蹈演员）的时候，就拽着我们，我就欣然前往，就是看跳舞的女孩儿是很养眼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这跟你事先跟我表白的不太一样。

马未都：我给你表白什么？

窦文涛：你不是说，就当时就是说都想追她，然后都不敢追。

马未都：我说的故事我，是所有人，我没，我连想都没敢想，就轮不上我想，她太漂亮了，人就断了念想了，因为你追一个年轻的时候，你追一个特漂亮的女孩，成本很大，就是它非常可能不成功，你问她，很多漂亮女孩儿是没人追的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当年当这个文艺兵的时候，是不是好多这个狂蜂浪蝶。

严歌苓：没有，我们那时候不准谈恋爱。

窦文涛：一下给毙了。

马未都：你心里涌动是另外一回事，我说的是付诸行动。

窦文涛：我能想象到，我看见年轻的时候她的这个样子。

马未都：非常漂亮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我也不敢追，你知道吗？而且现在我了解她更多之后，我觉得不追是对的，对。

严歌苓：说正事儿。

窦文涛：对，说正事儿，我为什么觉得她不追是对的呢？

蒋方舟：这就是正事儿。

窦文涛：她就是这个正事儿，她太狠了，而且她这个心里这个深似海，你知道吗，那不是说一般男的能驾驭得住的。

你比方说最近写的小说，说正事儿，《妈阁是座城》，你跟我有共同的体验，你知道她为了找这，李少红拍成电影了嘛，她为了找这个体验，她真的到澳门试了两手，对吧。

严歌苓：试了好几手，输了四万多块钱。

窦文涛：上了瘾吗？

严歌苓：没有。

窦文涛：但是咱们严老师体验一圈之后，得出的结论特正，就是说凡是沉迷赌博的，绝对没一个好下场。

马未都：是。

窦文涛：这是你的认知。

严歌苓：没错，任何一种你沉迷的，比如说你吸毒也好，只要上瘾的东西都是没什么好下场。

窦文涛：她在书里边就是说呀，她说她最先是听见好多男的们、老板们就聊天，我跟您有共同的这个见闻，就是马爷你说为什么都说赢的，这我一直就不太理解，你比如说我要跟朋友们在一起，我会说我比较惨的事儿，博大家一乐嘛，就是失败，但是真的就是我的太多的就是说，平常饭局上听他们聊的，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是动摇我这个认识，就是说是不是真有老赢的，因为我听见的净是说。

马未都：那是吹牛。

窦文涛：赢了30万。

马未都：是，所有的赌博的人都说赢的，不说输的，如果他有一次赢的经历，他一定还陪着有两次输的经历，他不会去说，而且赢的时候会兴奋嘛。我也碰到过很多赌徒，就是有人一辈子就是我跟儿子就说过这话，我说两个事儿不能沾，因为当年他自个儿出去嘛，一个毒一个赌，这俩事儿是我说你染上就终身不幸福，这个是不能试的，玩儿是另外一回事儿。

窦文涛：但是就是说你剖析这个心理，他为什么男的这个赌徒，他爱吹这个赢的呢？

严歌苓：就男的爱吹跟他那个失恋他也谈的少嘛，他老谈他怎么追上的嘛，对不对，是不是，那男人都挺虚荣，而且赢的那种快感肯定是让他一直记忆犹新。

窦文涛：对，她在里边儿有句话，我记得好像是说赢的那种满足感和那种自豪感怎么都输不去。

蒋方舟：对，我原来看过一个书，然后它是叫，后来被翻译拍成电影，叫《Molly`s Gsme》，然后这个Molly她当时是美国最有名的一个组织地下牌局的一个组织者，她是一个女的，然后她就组织所有的上流社会、电影明星、大老板、俄罗斯黑帮，赌局都是她组的，然后那书里我印象特别深刻，就是她形容有一个男明星特别爱赌，她就说你为什么这么爱赌，他说我不是爱赌，我是喜欢摧毁别人。所以我觉得本身愿意上牌桌的人，他就有一定的这个侵略性或者是攻击性，他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爱那种赢的感觉，是那种我摧毁了别人的感觉，我觉得愿意上赌桌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人吧，或者沉迷那个赌桌的人，那个性格里有特殊之处吗您觉得。

严歌苓：我觉得一个是，我的推测是非常大胆的，可能也会也挺得罪人的，我觉得西方的那个赌徒里边儿，我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一看，我觉得这赌徒吧，你看着这就挺像魑魅魍魉的，就感觉就是扫下来的，社会上扫下来的那种。

窦文涛：社会渣子。

严歌苓：对，然后那个我在这边儿看吧，就是我讲的妈阁就是那个澳门吧，你看那一个一个都是挺，你看上去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他来这儿，然后我就觉得你都成功了，你还来这儿干什么，你不在那边儿对吧，你那张大赌台多好，你都成功了，那这些人都是几亿的，那时候当时我听见几亿，我是2013年、2014年开始调查这件事儿，我心想他都几个亿了。

马未都：犯不上。

严歌苓：他还来这儿干吗，后来我一想也对，他要输掉不也没什么嘛，但是真有输掉两三个亿的，一晚上。

窦文涛：就有输掉这一生的事业，就付之东流了。

严歌苓：对啊，对啊。

窦文涛：甚至这个人就走路了嘛。

严歌苓：对啊，就消失了这个人。

严歌苓：就没了，就说这谁谁谁，他那个有一个那个朋友他帮我，他是个“叠码仔”，他说这个要跑路之前，他有一些特征。

窦文涛：什么特征？

严歌苓：一些特征就是说，我这个楼盘怎么怎么着，就特别忙，特别火，然后过一阵子常常就掐电话，要么就是不接，要么就接一半就赶快，就说我有事了什么的，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明显的，就是不开机。

马未都：找不着人了。

严歌苓：对，但是我觉得就因为，并不是中国人赌性特别强，其实你看那个韩国人的那个，他们设计的这种pachinko machine，那种游戏，对吧，它也是像日本人，还有印度尼西亚对吧，还有马来西亚对吧，就是我们这个，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特别地紧缺，就是在一个人挤人的地方，他有一种危机感和焦灼感，就对于怎么样，就是说什么时候饥荒会发生，因为我们过去的饥荒发生的频率特别高，这其实都沉淀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里，就是亚洲男人的那种焦灼感，就是说我一旦不是这种一笔横财来，我就没机会了，所以他对这个刹那间就发财的这种。

窦文涛：快钱。

严歌苓：这种梦想，这个梦想是已经是我觉得是从很多年，很多代延续到我们现在，虽然这些人都已经发财了，实际上在中国的发财经里，很多人都是暴富的，对吧，就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，如果你说一个，像很多人他是一辈子他可以发财，像中国人这几十年，或者十年当中，他刹那之间玩金融的就是上市一下子对吧，就很多时候他给人，甚至就是说，他在赌桌上这样一个就是最最符号化的，他们本身的这种梦想。

窦文涛：所以我就不理解，你知道吗，我亲眼见过就是，你很难理解，一个人辛辛苦苦创业一辈子，挣了20个亿比方说，就是扔给澳门了，那么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他是傻子。

我再给你举个例子，就是前些年判了一个贪官，好像是一个湖南的，你说这个哥们儿打什么主意，拿着公家的钱一个亿，他想着我去了那儿一把一个亿回来，照样还到公家账上，我就（赚一个亿），人怎么会这样想问题呢？

严歌苓：愚蠢。

马未都：这个就是愚蠢，这个很简单，你刚才说，这个歌苓说欧洲人、美国人赌性都一样，其实不一样，我跟你讲很简单，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禁赌，如果中国开放赌场，它绝对不是日本、绝对不是韩国，他倾家荡产的人有的是、越货杀人的有的是，所以为什么国家禁赌这么大力量，一定是有道理的。

所以你再看，我们除赌博以外你去看期货，中国市场有很多人为此自杀，就前些日子有好多人什么弄那个比特币，杠杆放大100倍去弄，那就是赌博，那有什么那就是赌博。

赌博完了以后，他拿命抵这个事儿，过去赌博把老婆点上去的事儿有的是，孩子都卖了去赌博，所以你知道乾隆当年赌博就是下那个双陆棋，那么乾隆时期下那双陆棋，全国赌，那皇上就说，最后皇上没法去辨识这个事，就是说谁赌谁不赌，就是谁下这棋我就杀谁，你就甭跟我赌，因为一赌社会就非常的混乱。

窦文涛：这个歌苓老师你有个分析可以讲讲，就是她觉得是不是东方人有点偏感性，这个感性跟赌性是不是有点关系？

严歌苓：对，我觉得是我们这个长处是悟性，悟性。

窦文涛：灵感。

严歌苓：对，啪一下子悟到一个东西，在长期的一个好像是没有沉思这件事，就啪悟到一个事儿，对吧？他特别赞赏这样的一种。

窦文涛：灵机一动。

严歌苓：他不是靠每一步每一步非常坚实的推理，推理出来的一个对吧，一种结果，一种判断，它就是说我们实际上，就跟他们的那个最开始的那种信仰可能是不同的。所以还有我觉得我刚才没说完，我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哪个国家，他的贫穷的人越多，而且这个聚财敛富的机会越少，他越会去赌。

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实际上是人特别多，然后饥荒在历朝历代发生得特别频繁，然后一个男人他这个作为一个provider（提供者），他就做一个赚面包的人，对吧？他就是一个非得就是在，你看两场战争之间只有这么一点缝儿，就是因为他的潜意识里知道下一场灾难会来的非常快，他要在这个非常短暂的时间里发财，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民族潜意识，我这样合理化他们，就是说不是我们比人家理性发展的更不健全一些，应该说就是说为什么形成这种文化，一定是有民族的心理的这种基础，对吧？

我就觉得最惊心动魄的就是那个，我在读这个《扶桑》的史料的时候，就是华人当年华工卖到那边儿去，他们做十年才能够有一次。

窦文涛：挣够了钱。

严歌苓：付得起这个船票，回家去生一次孩子，或者去结一个婚，然后去盖一个碉楼，对吧？就是说他们就存十年的钱才够干回家一趟的，那就在它那个大船下面全部是赌场，就是底舱全是赌场，他们就把钱全部输光。

马未都：输光。

严歌苓：然后到了那边儿连短，就剩下一个短裤在身上，衣服裤子统统输光。

窦文涛：那回家干吗来了。

严歌苓：他就没法上岸，没脸上岸，对吧？然后岸上都是他们的家人、母亲、妻子，他们就掉头就跟着船就回去了，所以这个让我觉得怎么这么傻，但是你知道你跟这些赌徒去谈话的时候，他告诉你，他说我那一手都有感觉，我那一手就是我就没跟着我这感觉走，我就怎么着了，他老觉得他是一种必然被他这个偶然给打败了，他应该必然他是会赢的，就很多人买股票卖股票也是这样说我这个，我我觉得这个股票就怎么怎么，他讲的很有道理。

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所有买股票的人，他不像就是这种股票市场非常成熟的吧，股民心理非常成健康成熟的吧，他是知道蓝筹应该有多少，对吧？这个高级科技应该有多少，还有你多大岁数，对吧？你可以多少是放在这个股股票里，多少放在存款里，多少放在房产里，多少放在什么退休账户里，就是它这个盘子要根据你自己的岁数，赌的成分要越来越少，就是高风险高回报的那种要越来越少，对吧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教育，你知道吧？

还有就是比如说我的公公，就是他是个美国人，他是个教授，他那时候是70岁，他问他那股票怎么样了这阵子，我还买什么股票，我现在连根青香蕉都不买了，我等不及它黄了他说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严歌苓：对，就是说这个就是越到岁数大，你看现在我们很多大妈大爷，他们还在玩儿那个风险特别高的股，那个所以什么爆雷，什么P2P都会，那就是赌博对吧。

窦文涛：对，所以说咱们就没有这种瘾，它这个瘾它肯定是不是跟心理有关，你进去过你见过那些人，就是说你写的眼睛是绿的嘛，是吧？我会觉得就是输赢之际，那可真是玩的就是心跳，他是不是这种东西呼悠一下子，你能体会到高血压了那家伙，尤其是那些贵宾厅这些大赌的，你想想你说到最后他是像毒瘾一样吗？它是一种他在精神上你觉得他感受到的是什么呢？

严歌苓：嗨啊，肯定是他在赢的那种，他在进入那种全部的那种肾上腺素都被调动起来那种嗨点。

窦文涛：那输不是沉入深渊了吗？

严歌苓：但是他在那输里，肯定他认为的那理论上也包含着赢，对吧？就是他这个任何一步都包含着赢，这赢是一种可能性，这种可能性是被他们放大了很多的，然后这个可能性就让他嗨，对吧，所以很多人你说，抽烟也好，什么吸毒也好，他本身有实际作用吗？没有，它就让你这个人一种凝聚力，这种凝聚点高得不得了，这种人忽然出现了一种另外一种生命状态。

还有就是说如果一旦赢了，就赢了很多钱的时候，他感觉到这比一点一点爬格子什么，你天天去演戏那个，因为这是一种主宰的眷顾，这是一种高于你的一种主宰的眷顾。

蒋方舟：觉得你是特殊的被选中的人。

严歌苓：对。

窦文涛：是在跟命运打牌。

严歌苓：对，这一种命定，他看到了一种命定的东西，所以这就更让他觉得不能自己、更嗨。

窦文涛：而且你像她这个就是女性作家，她有一个特别敏感的，我觉得也挺难受的她这体验生活，我发现你嗅觉很灵敏。

严歌苓：对。

窦文涛：她老觉得周围人的味儿不好闻，就赌徒身上那味儿，为什么不好闻？

严歌苓：因为很多人他在那儿，我觉得他在一个人很贪婪的时候，那种荷尔蒙是一种贪婪的荷尔蒙。

窦文涛：我去。

严歌苓：很臭，你知道吗？

窦文涛：我以后得离你远点。

严歌苓：那个而且他们都不去，也不洗澡。

窦文涛：几天几夜。

严歌苓：也在那儿过了一夜了，然后胃里也没有东西，而且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好好消化又在返出来，然后汗的味道，然后加上那个各种味道，我的话原话就是你们都快招苍蝇了。

窦文涛：我的天，所以呢，很多赌徒都是男的，但是我觉得你写的角色，你写的系列小说，这个塑造的女性角色我觉得都挺有意思。

蒋方舟：爱情的赌徒，是吗？

窦文涛：不是，那你说这个你看，其实我觉得他写的很多女性，都是那种怎么说呢？比男人强，你明白吗？但是还得包容着男人，但是这个还得控制着男人，而且就是似乎比男人自己还更了解男人，好像就是这种有种特别狠、特别韧、百折不挠的有那么一个劲儿。

严歌苓：我对自己就挺狠的。

窦文涛：你想她那个能够留学、上学修五门课，然后还要自己打工养活自己，好家伙失眠30年，是吗？就最后成这么一个作家，这么多小说被改编成电影，甚至还会有人说，说是这个你描写的这个女性到底该怎么看呢？是说这个女性应该包容着男性、照顾着男性、甚至纵容着男性呢；还是就是有些人甚至会觉得你写的女性，让他们觉得新时代的女性不应该这样。

蒋方舟：对男的太好了，是吗？

窦文涛：对，你有这感觉吗？

严歌苓：有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的这些，是的，我的女性都是不跟男的一般见识。

窦文涛：为什么呢？

马未都：因为她就不跟男的一般见识。

严歌苓：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是改变不了的，很多的只能让你自己显得很讨厌，看上去很讨厌，不是看上去很美丽哈。看上去很讨厌的人，我是不做的，对吧？我老跟我的朋友说，你看你这股票你就别这么弄了，对吧？然后讲不听，我觉得我都是多讲掉的，上海人叫多讲掉的，就不能讲

所以男女之间和女女之间、成人和孩子之间，很多话你都是多讲掉的，不用讲的，因为很多事情你讲了也是没有用的，所以我对我的孩子现在也就这个态度，关键的几件事讲一讲，其他事不讲，跟我的先生也是不讲。

就是很多时候你就明白，他要是能意识到，他就意识到了，如果意识不到呢，讲了你就会显得自己很讨厌，我不愿意做一个讨厌的人，那叫英文叫nagging（唠叨的），一个nagging 的一个女人。

蒋方舟；就是一个唠唠叨叨的人。

严歌苓：对，很讨厌，对吧？

蒋方舟：我大概十年前采访过严歌苓老师，也算是对话，然后当然我当时问您，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有没有发生变化，我当时问严歌苓老师说，最喜欢的或者说最崇拜的、或者最推崇的女性是谁，然后她给我一个特别诧异的答案，她说是希拉里，对，您当时说是希拉里，然后我就特别诧异，我本来以为会是一个很，什么奥黛丽赫本那什么之类这种很女的，就是很女性化的这种，但是她当时就是很欣赏希拉里的那种雌雄同体也好，或者她身上有很tough(坚强）的一面。

严歌苓：对，我现在肯定变了，那个时候正好希拉里到那个，我见了她一次，但是她虽然是一个就是女性非常有谋略的，就是大面上对她的丈夫的那种出轨也是做得非常大样的，就是一种大女人吧，但是我看到她的那种疲惫和柔弱的东西，就因为很近距离的吧，那我就产生了一种就是说她得使着多大的劲就内伤多少她才能够，她才能够达到她今天这样的一个大格局是吧？所以我就觉得真不容易。

蒋方舟：但现在不会了，是吗？

严歌苓：现在不会了。

窦文涛：我对严老师的理解，我觉得她是那种是不是也是从小太漂亮了，我发现有的时候从小很美，各方面条件很好的女孩，她也自然的会产生一种要好，就是说我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最优秀，你包括就是要好要强。有些人相反，你就会发现有一种是不给好那人，就是你不管把什么环境条件给他，他做出的都是最恶劣的一种、最烂的一种反应。

你像她我就是觉得，她就属于这个就是勤奋，对吧？什么事儿就是靠着自己这个苦，吃苦，觉得我一定要把它拿下，写小说的同时呢，我还要给这个老公给女儿做每一顿晚饭，对吧？我要做什么都要做到好，我要凭写小说能够养家糊口，就是对自己，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女人。

严歌苓：那我可恶的时候也有的。

窦文涛：说一说。

严歌苓：所种可恶的时候我希望越来越少吧，那也就是唠叨，这就是说女人要学会不断的成长嘛，虽然是我这个岁数了，但是你还得成长，要不然的话就，其实我觉得我是从小当兵，就是当兵我们是吃了很多苦的，从早上六点钟起床跑操，我是四点半起来就练私功，所以就这种时候就这么一段生活，已经成了穿过红舞鞋的人，就是穿上去就脱不下来的，是吧？

所以但是我觉得创作跟我过去跳舞比起来，那就省事儿太多了，这种苦是一种你能不能寂寞，你能不能这个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，因为我是一个应该说是富有创造力的人，我很喜欢写作这件事儿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知道你这样的，就是这算女强人吗？真够强的。

蒋方舟：不是女强人吧。

严歌苓：我要强。

窦文涛：要强，但是肯定不是个女强人。

窦文涛：你意味着一种什么，我做妻子也要做得响当当，做母亲也要做得到位，做作家我要写出最好的，最能表现我自己的小说，就是我门门都要全能，但是可能现在有些女人来说，你是不是把太多的负担加在了女性身上。

比方说老公为什么不能帮我做家庭妇男，对吧？比方说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女人，我要把自己要求全方位都做到这么好呢？为什么男人不承担更多的呢？

严歌苓：我觉得男人其实在帮你的很多的东西，比如说我老公他是，我要出门他先把这个地址什么什么什么弄好，然后搁在那儿，但是我，他就搁在我的包上，他也说你那个地址就在那儿，但是我包一拿那个地址就给我扔在桌上，然后到马路上就打电话着急说，你说在哪儿，什么，就是这种说不去了，我不去了，就使性子，都会发生的。

有多大的强就有多大的弱，一定是配好的，就是我有一句话叫，喜欢自己还不喜欢自己，我今天做的这个人，这个严歌苓这个人，做人做得招我自己喜欢吗？不招我自己喜欢，这一天晚上我就很不高兴。

马未都：你知道这一代人，我们这代人跟下面这一代人完全地不同，我们所有人的潜意识或者意识中都很清晰，就是你所有的事情的成功一定是你的努力，对不对？不可以白来，今天有很多人是白来，比如我们不是说富二代这个群体，他富二代本身是白来的，他爹给他，我们这代人没有一个人是爹给的，你爹是作家也没给你什么，对吧？

他不可以给你任何关系，然后你的努力的，你的所有的努力的成功呢，在当时的社会的那么狭窄的竞争渠道中呢，每个人都是非凡地努力，他不像今天的会偶然的成功，比如一些网红突然弄个什么事儿一下就红了或者什么，这个都没有的。

我们那代人里没这个事，所以她其实你老说她是一个女性的身份，但女性只是个身份，但她不是一个固有的身份，男性也是这样，所以她想获得这个社会成功呢，她只有一个办法就叫付出，只不过女性比男人更困难一点呢，她就照顾的多。

你比如说你刚才一说就是母亲女人什么，男人就是男人，他就没有说你说一个男人，你再说他父亲吗？他就没这个角色，他尽管是个父亲，也没人要求他这个角色，但女人就要要求这个角色，所以在中国社会中，女人的成功就相对我们那一代人，比男人要少很多，也是这个原因。

受教育程度是普遍的，我们这代人已经开始普遍受教育，就是说有一万个男人受教育，就有一万个女人受教育，但是一万个男人他出来能成功，相对世俗意义的成功，和一万个女人中比较起来还是女人少，对吗。

蒋方舟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，我觉得严歌苓老师挺可贵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她也不排斥其他的这种作为母亲妻子的社会角色，也不排斥谈到这种社会角色。但是我是觉得现在我不太喜欢的有一类，就是说女强人也好，或者女要强人也好，就是她们树立自己的强是通过贬损另外一半树立起来的，就是觉得。

窦文涛：怎么说？

蒋方舟：就是她们的强是把这个对象，就变为一种没有用的人，或者是小奶狗也好，或者什么的也好，就把他作为一种伴侣动物或者是一种宠物动物，她通过贬损另外一半的能力和社会属性来建立说，你看我是多么强、多么能干、多么的全能，就是我觉得这种其实是没有必要的，也没有必要去塑造这种对立。

窦文涛：你看，就是严老师我觉得，她是自己要求对自己要做到自己满意，她是一个自为标准的一个要求，但是我觉得你又说你说跳舞的，其实我觉得很多跳舞的女孩儿，她很难避免被别人评判，就这个我觉得影响一辈子的，就是我在想跟她们的生活有没有关系。

就你比如说从小，那谁跳这个什么中间的位置，谁跳前排，完全是老师就说了算，就是你从小是一个被挑选的，不管你多努力，最终是他说她挑，到时就在这儿，那么你现在你推而广之，很多这个女性，她所谓的这个要好。

你比如说你知道就是，有一个13岁的一个外国女孩在youtube上，她因为她的父母就是可能经常说你长得不好看，她不知道自己长得好看不好看，然后她就把自己弄在youtube上，她让全球的这个人就说，你们说我长得好看不好看，结果好像有一万多个说的特难听的这个话，她就备受打击。你觉得这个女人，是不是特别受周围的评判的这种影响？

严歌苓：对，我很早就发现这一点，你要做这个审美的客体，还是做审美的主体，对吧？就是你这个很多的漂亮女孩子，或者就跳舞的小姑娘，她都是在审美的客体的这个问题上，就非常被动，你知道。

后来我就觉得，我自己要有自己的一个对自己的一种行为什么，要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老公有这么喜欢别人的事儿，就我不能表现出嫉妒，对吧？就是我觉得嫉妒这件事儿很丑恶，很俗气。

马未都：好。

严歌苓：我看见我妈妈表现嫉妒的时候，她就不可爱了，对吧？然后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就得干这么一件事儿，就不能表现嫉妒，结果也是很害我自己的。

窦文涛：对啊。

严歌苓：因为那个老公就，我现在老公就认为你看你，你不没事儿吗？怎么突然又有事儿了呢，对吧？所以就是这种有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前辈人，对吧？他们的伤害或者他们的这种不足吧，使我矫枉过正，实际上是这样的。

蒋方舟：那你现在会表现出，你觉得这个原来觉得排斥的一面吗？

严歌苓：就是说应该真实，对吧？就是自己的这种，你的这个水平在哪里，你这做人总是有个水平，对吧？你做人做得很烂，水平很低，对吧？做女人做得很烂，你也就是水平很低的一个人，就是说老想把自己拔高到那个水平，你根本达不到是吧？你能做到就是你的老公有喜欢别的女人，你完全一个淡然的那种态度，做不到就别装是吧？

就我装多了就不行了，那最后的伤害就是这种不真实的，对吧？就是这种不诚实，实际上就还是不够诚实，对自己的这个，你不能克制，为什么一定克制就好呢，对吧？

蒋方舟：那不诚实也是因为把自己看作一个审美的客体吗？就是你觉得是有一个无形的眼睛在看着自己的行为。

严歌苓：对对，对。

窦文涛：都说这个男女现在都平等，但说实在的，我觉得还真不太一样，或者说我们都是受过去的影响，走到今天的人，就是这个打分机制，有的女孩子就说，说我们好像从小到大一直在接受别人的打分，在不同的圈子、不同的单位，好像就是这件事儿，对于女孩子来讲似乎变得特别大的重要，甚至有人都统计出来说，我一辈子要被打60万次分，就是你比如说。

马未都她还有点自恋了，谁打六十万次。

窦文涛：你体面不体面，或者说你做的这个合不合仪态，对吧？包括你的这个工作能力、包括你的模样，很多时候女孩儿之间，她也是有一个这个打分的机制在互相看，互相看对方，你好像就摆脱了。

严歌苓：我才没摆脱呢，我表现得摆脱而已。

窦文涛：自己给自己打100分儿。

严歌苓：不，就是说假如说今天。

窦文涛：你曾经有这个压力吗？

严歌苓：比如说我早上想好了，今天一定要完成这么长时间的写作，对吧？就是甭管写多少字，但是你这个时间一定要坐在这个课桌前，然后写完东西了，没有乱浪费时间在手机上弄，什么弄，就自我纵容吧。

然后我就去直接去游泳了，游泳完了以后呢，然后我就去买菜了，对吧，然后完了以后买菜回来呢，我就读了俩小时的书，我觉得我今天一天没有纵容过，太纵容过自己，那个时候就是说其实自我纵容吧，就是你当时感觉好，纵容完了呢，就是后悔，末了感觉好，对吧。

你到这个这件事终结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看我今天计划的事，我是一个有效率的人，今天我有效率对吧？然后就是如果一天不是本来想好的，到了最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对吧？想着怎么着，就是手机上花了多长时间，然后打扮上花了多长时间，然后就是这就觉得挺讨厌的，自己挺讨厌自己的。

马未都：它是一个成功者就是有一个铁律，就是凡是成功者他有很多品质，但有一个品质是共有的叫自律，她刚才讲了半天，就是一个自律。

窦文涛：对，她就特别自律。

马未都：就是我现在第一个自律，就是我要少吃，但我最近有点放纵，一出国他就胖，然后而且一天一斤地往上涨，然后就是你吃的时候会很高兴，因为胃口很好，但是晚上以后一踩秤上吧，就心里沮丧半天。

那么你走入这个社会，因为我到这岁数，有时候我确实不如我原来自律，就是原来想做的事儿一定要做到，如果我说我要放弃到这件事儿，那就这件事儿我已经知道不成了，我才去放弃，就知道什么时候放弃，而不是知道这个事可以做成的时候，你为了偷懒，为了什么事情。

那时候我们做编辑，写东西熬夜干什么，谁不愿意躺床上去看个电视剧，睡个觉多舒服；但是趴在桌子上，她老说她写作还是一个很愉快的，写作那个愉快是她写作状态最好的时候，写作是个很辛苦的事儿，你千万不要给大家一个误会，认为写作是一个很轻松的事儿，没有多少人写作是轻松的，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累。

我们过去我干过重体力劳动，那就睡一觉起来啥事儿也没有，脑子要是用过度了以后，长时间的那种状态，就说不上来，就是累心，如果她进入一个就是高兴奋状态写作的时候，当她结束了，她就有一段时间退不出来，就是兴奋。

严歌苓：对，是。

马未都：非常兴奋，就退不下来。

严歌苓：所以我要喝酒。

马未都；所以她就靠这个，你说她30年失眠怎么来的，我过去我也写东西，我现在懒，我写东西，过去写东西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写完以后两小时之内是不可能入睡的。

窦文涛：方舟，你说，就平常咱们评价说某个男人很厉害，和今天评价说某个女人很厉害，这个标准是一样的吗？

蒋方舟：我觉得不一样，就是我后来发现好多男的在评价这个女的的时候，他评价别的男的其实是专业能力，这个人是个好主持人，这个人是一个好导演，这个人是一个好作家怎么样。

但他评价女人的时候，他们经常会采取一个最显而易见的标准，她是一个美女，或者她是一个好女人，你知道他就会把她其他的专业能力全部都去掉，最后以一个性别标准或者是因为长相，这个是最好评判的标准，你不需要专业技能，你就可以评判这个人长得好不好看。

所以有的时候我确实在这一点上会挺沮丧的，而且我挺期待自己赶紧40岁、50岁，这样就大家不会讨论你的长相，你知道，就是你长得好看或者不好看你无所谓了，就是这个长相逐渐。

马未都：那时候就讨论气质了，还是有问题。

蒋方舟：另外一个枷锁，是吗？

窦文涛：你比如说咱们这一说什么叫，林徽因，谁都不能否认的是，这里边有个颜值的因素，对吧？

马未都：对，陆小曼。

窦文涛：陆小曼，是吧。

马未都：对。

窦文涛：是吧，咱们说哪个女的很厉害，都叫才貌双全，是不是？

蒋方舟：对。

窦文涛：而且甚至就像刚才我讲的，就是好像包括女人都这么评价，她的老公也好、她的家庭也好，她的事业也好，她什么都好才叫厉害，对吧？但是一个男人呢。

蒋方舟：他有一点厉害就可以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都不知道他家庭，谁是他老婆你都不用管他。

严歌苓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评价标准，因为男作家没有人说这个人，这个作家对吧？刘震云。

蒋方舟：丑不丑是么？

严歌苓：他是个男作家，没有人这么说，她是个女作家，大家就是作家，你别说我是男的或者是女的，我的书是中性的，对吧？就这一点就是我就觉得，这是全世界的一个毛病，也不是中国的。

我去年到阿布扎比去，然后就是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，就是说为什么好莱坞的男星就要比女星。

蒋方舟：片酬高。

严歌苓：酬劳高，对吧，为什么就是女作家总是不能，不能得到就是这个最serious 的，你像诺奖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她都是就是有那么一点儿，对吧，就是但是最serious(庄重的），就是最正经八百被对待的都是男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我说，是吗？我说这么一想，对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我特别反感人家说女作家，我说我这名字就是一女的了，你还用再前面再加一个女作家吗，对不对？

马未都：因为女作家少，你再有一个，因为长期以来是男权社会，这个你到今天为止，今天尽管现在女权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了，但今天全社会还是个男权社会，但是有一个征兆是对女性非常好的，就是说我想在未来的100年，它逐渐地会女权大于男权，现在女性国家领导人急剧增加，这个比例数字在增加；这个还有企业领导人，女性的企业领导人也在急剧增加。

是因为你摆脱了那种过去靠劳动力去统治这个社会，就是你胳膊粗没有用，现在得脑袋灵是吧，胳膊粗没有用，那这个时候女性的地位就急剧提高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写的这个小说里边儿的这个女性人物，我都觉得是非常善于在男人的夹缝当中，发挥所谓女性的优势。你觉得在今天就这种的所谓男权社会里，实际上好像存在着一种女性，我有时候在她的小说里，我会想到就过去的一些交际花。

就是你当然你从某种角度上讲，她是一种什么产物，男权社会的产物；但是在另一方面你就觉得，她在这种夹缝当中那种游刃有余，你觉得这存在不存在一种。

蒋方舟：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。是吧。

窦文涛：所谓的性别优势，我都是活得糊里糊涂的，我都没有什么意识，我就是这里面的这些女性，当然我有很多参照是吧，是有我的女朋友，有很多女朋友，我觉得她们这样这种做人，对吧，这种什么，然后再加上我对她们的一些很善意的理解，然后再把她们虚构出来，就是女权的这个态度，就是男女是绝对对立的，对吧，就是女权就是要，就是有一种敌对态度，实际上我的所有的主人公跟我自己态度相像的就是说，我没把男性当成一个。

蒋方舟：敌人。

严歌苓：就没有敌对的地方，对吧，我就最最不喜欢的女人就是特别计较，特别算计男人的，你知道吗？也就是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女人，就是把自己当花儿养着，对吧？然后就是我的每一分美丽都要榨取你多少价值的那个，就是这一种女人我是最最瞧不起。

马未都：女性作家跟男性作家还是有很多不同的，就是你纵观这个世界文学史能看得很清楚，男性作家，我们说的是整体，不说个体，男性作家的整体是要解剖这个世界，创作文学作品。

女性作家有一个优势，是男性作家没有的，就是女性作家，她愿意解剖自己，所以她有时候在写女性比男性写的深刻，就是她不怕把她自己不好的一面让你看见，而男人他毕竟隔着一层看女人。

但是由于在历史上，女性受教育的这个几率是低的，你比如在中国古代社会，女性读书的就明显地少于男性，而我们这个真正教育到、普及到男女都对等的时候，无非就是这几十年的时间，因为在民国的时候，女孩子读书都是很少的。

那我在做文学编辑的时候，就明显地能感到女性作家的有很多东西，就是我作为一个男性读的时候是比较触动的，而男性的作家很难触动我，就是那个事儿，就是他永远，男性永远站得比自己实际地位要高，女性永远把自己搁到实际地位低一点，这个差是有的。

蒋方舟：我觉得女性是比，更善于去写这个输家和被忽视的人，我那一天在看，我在想科幻小说怎么来的，然后我就查，我发现世界上写第一个科幻小说的是20岁的一个女孩儿，玛丽·雪莱，她就是因为科幻，她写的《弗兰肯斯坦》（《科学怪人》），讲一个人创造出来一个怪人，但是他并不爱这个人，所以这个引起了一系列的这种反噬。

因为她己就是一个不被爱的人，她的声音没有被听到，她没有接受教育，她的写作不被重视，所以我觉得好像女性她会更善于写这个被忽视的人，或者一些就刚刚你说严老师写这种夹缝中生存，我觉得夹缝中生存也是因为她真正的力量是被忽视了，所以她只好选择一种夹缝中，你看似游刃有余，其实是不停地去寻找这个生存之道的这样一种生活。

窦文涛：她就喜欢写点儿女性的这种，某些赌客可能她还有点情感的牵缠，她又要赚他的钱，又要跟他对赌，但是似乎又有些男性吸引了她，她产生的她对这种男性产生的那个东西叫什么？叫爱情吗？

严歌苓：其实她这个梅晓鸥，就是我这个《妈阁是座城》。

窦文涛：女的叠码仔。

严歌苓：女的叠码仔，实际上她也认识到这一点，就是这个不赌的好的男人，都是他们在他们太太那儿做的，对吧？如果他们是堵的一塌糊涂，那太太给他赶出来的就属于她，那她们又把赌戒掉了，又还原成一个好男人的时候，他们又属于他们的太太去了，所以男性在她面前总是道德放假的，你知道，就是性也可以的，对吧？然后赌也可以的，做一个烂仔也可以的，所以我最开始给她起这个名字，晓鸥就是一个，其实海鸥看起来很漂亮，对吧？实际上它吃都是海边上的垃圾。

窦文涛：但是这个里面，有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，给了男性过多的宽容，似乎对女性的这个韧性，对女性的韧性和坚强度给予了更高的期许，有没有这个倾向？

严歌苓：好像有，好像有，因为我们不能改变的，就是5000年来，对吧，形成的这种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，对吧？

马未都：性别差。

严歌苓：因为我们已经形成这么长，你想在一代人或两代人对吧，这个几十年当中，因为我们现在的同工同酬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跟男的去横两下了，就改变这个内心这种心理上的，其实很多很多的还是在我们心理和行为上，这种行为和心理的东西是不会那么快改变的，我认为。

窦文涛：你是不是确实觉得女的比男的强，各方面都强。

严歌苓：没有，没有。

窦文涛：那比如说岁数都大、活得都长。

严歌苓：没有，我觉得男的比女的脆弱，这个从生命来说女人是，本身你说活得比男的长，对吧？她经历生育，就你可以看她能承受多大的痛苦，对吧？就是她肯定经受这样大的痛苦的这种生命，她一定是很顽韧的，就是它给你的设计，对吧，就是这个造物主给你的设计本身是比男的要顽韧，对吧。

窦文涛：嗯。

严歌苓：她是个接受体，对吧。从两性上来说，她没有说什么可行和不可行的，只要她能接受一个男性，她就是可行的，对吧？所以但是男性是不一样的。

马未都：就是把男性，有一段时间主宰这个社会，所谓男权社会实际上是一个误会，就是如果这个人类的文明发展一直是女性主宰社会，那就跟动物界都差不多，还是挺好的。

窦文涛：我们都盼望回到母系，回到母系，所以先拜拜我们的女神，谢谢。

END